



1334/4

惡女手記

現代文藝出版社

# 恶女手记

〔日〕石川达三 著

金 中 译

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

## 恶女手记

〔日〕石川达三著 金中译

\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福州得贵巷27号）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2.875印张 2插页 308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
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,710

书号：10368·115

定价：2.40元

## 译者前言

石川达三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，以社会小说著称。他的长篇小说《金环蚀》、《破碎的山河》、《风中芦苇》、《青春的蹉跌》等在我国出版后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。

本集共收石川达三的中篇小说：《恶女手记》、《最后的世界》和《浑身是泥》。它们代表石川达三在战后三个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。

《恶女手记》是石川达三风俗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。从1956年1月至11月在《小说新潮》上连载，同年出版单行本，至今已销售四十余版，是石川达三的畅销书之一。

五十年代中叶，由于经济恢复，社会相对稳定，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与“战后派”作家大相径庭的“第三新人”。如庄野润三、安冈章太郎、小岛信夫等。他们的作品大多以日常家庭生活为主题。老作家石川达三也受了这一潮流的影响，写了一些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。但作为现实作家的石川达三并没有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。《恶女手记》通过女主人公乔子的悲惨遭遇，作家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受侮辱受损害最深的妇女提出了强烈的控诉。作品的女主人公乔子并不是生来就是“恶女”，她和母亲两代人都是受男人玩弄后，遭到遗弃，从此堕入了社会的最低层。乔子被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诱奸后，生下了私生子。为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，她被迫变相出卖肉体。但她渴望过人一样的生活，

渴望幸福，渴望真正的爱情。然而，她所得到的却是无休止的欺凌和侮辱，她忍无可忍，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但命运又如此嘲弄她，当她犯了罪被传到法庭受审时，替她辩护的律师竟是当年遗弃她的大学生水泽先生。小说是以第一人称“手记”形式，在乔子自杀以前写给水泽律师的遗书。作品提出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：在以写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里，女人只是一件附属品。她们为了争取人的基本权利，历尽艰难，尝遍人间的辛酸，最后仍然被万恶的社会所吞没。

《最后的世界》创作于一九七四年。战后日本经济经过五十年代恢复、发展和六十年代的“经济高速增长”，到了七十年代，日本跃居为“经济大国”。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起战后任何年代都有改善。但反映在人们思想上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上则是徬徨、苦闷、颓废。这时，石川达三已年近古稀，他经历过明治、大正、昭和这三个年代。当他登上文坛时，正值大正末期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给他以极大影响。但到了七十年代，他突然发出了“日本的自由太多了”的感叹。他深深感到年轻人没有约束的“自由”，使他们精神空虚，道德败坏，成为一种精神有缺陷的“现代人”。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日本民族的危机。石川达三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现实主义作家大声疾呼：拯救青年，拯救日本民族。

《最后的世界》通过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官审理各种刑事案件，反映出当今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“现代人”的精神状态。这儿有容貌端庄、体格健壮、受过高等教育，举止文雅，但没有灵魂、要求彻底“性解放”的高级职业妇女；有设置“仙人跳”圈套，以敲诈勒索为业的年轻夫妇；有为了还债，不惜出卖自己母亲供人奸

污的年轻工人；有由于性生活放纵过度，产生了变态心理，交换妻子的亲弟兄俩；有精神空虚，到处寻找刺激，最后堕落为纵火犯的青年学生……难怪这位法官发出了感叹：“这难道是最后的世界？”

石川达三并不是连篇累牍地去描写这些刑事案件的经过，而是用他锋利的解剖刀，把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毒菌挖出来，以唤起人们的注意，从而使读者去憎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。石川达三一针见血地说：“货币制度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采用的基本经济手段，但货币制度却产生了无数的犯罪行为。人与人之间的爱、相互的道德观念、社会秩序、相互信赖都因为金钱而崩溃了。”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。

《浑身是泥》创作于战后初期，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9月在《家庭》杂志上连载，同年出版单行本。至1980年已印行六十七版，上百万册，也是石川达三的畅销书之一。

恋爱、婚姻、家庭几乎是所有作家都会涉及的主题，但每个作家都有其不同的手法。《浑身是泥》是用第一人称“手记”形式，是母亲写给因家庭纠纷而苦恼的女儿的信。母亲把她自己结婚二十多年来的幸福和痛苦的经历倾诉出来，阐明人生的真正意义，以此来规劝女儿。通过母亲娓娓动听的自述，使读者摸到了一个典型日本妇女的心，让读者同她一起欢乐，一起痛苦，一起鞭挞自己。作品描写了战前、战时、战后初期三个年代，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，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深重的年月。读者可以从作品中领略到那个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。

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未能充分传达原著的精神，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，尚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 译者

一九八三年九月于山东大学

## 目 录

恶女手记.....	1
最后的世界.....	121
浑身是泥.....	296

## 恶女手记

水泽先生：

前些日子承蒙您特意来看望我，谢谢您。您费了很大劲为我辩护，而我却辜负了您的好意，什么也没有跟您开诚布公地谈，真对不起您。可是，说实在的，对我来说，这场官司怎么着都行，反正我不会被宣判无罪，而那个人也不可能有罪。所以我也没啥打算。由于您的辩护，或许会减轻我的罪名，但我倒希望判我无期徒刑或者其他什么都行。

前天，我和母亲、孩子一起搬到信封上写的那个地方。这儿是武藏野的尽头，到处都飘荡着白色的芦芒，真是寂静的荒野。也许这地方正适合于安下我这落魄的妇女的五尺之身。您的信就象揸着我似的昨天送到了这儿。对于您的亲切，十分感谢。当时我委实吃了一惊，这世界上难道还有这么一位关切着我的人吗？



然而，我觉得一切都已晚了。如果五年以前，您对我抱着如此深厚的感情，那么我的境况也许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。

事到如今，我已无意向您倾吐什么怨言，更不愿意提起往事，让您不痛快。说实话，不管您怎么样，我已不想要您为我辩护了。我什么话也不说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可是读了您昨天来的信以后，稍微改变了我原来的想法。

谁也不理解我真正的心情。法院里的法官和检察官自不用说，即使母亲和友人也不了解我。因此，没有人知道我犯罪的根由。我对此毫不在乎，因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

只是十几年以后，当我的孩子想起自己母亲的时候，他一定想了解母亲为什么犯罪，母亲是怎么死的？那时他肯定会陷入阴暗、绝望的情绪。想到这里，我才考虑到应该设法让孩子知道母亲真正的心情。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应尽的义务。今后我不能为这个孩子尽力，但我至少要尽这方面的义务。

我怀着这样的愿望，决心试着写下我的手记。这不是为了替我辩护的资料，因此我拒绝将这本手记公开，现在我只让您一个人看，直到将来有必要的时候，您可以告诉信彦。我想您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人，您一定会替我办这件事。同时我也相信您一定会感到您应该尽这样的“义务”。

五年的岁月逝去了。事到如今我再来称呼您为“先生”。这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的变化实在是嘲弄人。说实在的，您应该若无其事地做您应该做的工作，您无须为我的事操心。这样做才是聪明的。您此刻也许正以一种使人钦佩的急切的心情，想搭救我。正象托尔斯泰《复活》中聂赫留道夫伯爵拯救卡秋莎所作的努力那样。聂赫留道夫不能拯救卡秋莎，同样，恐怕您也不能拯救我。站在法庭上，您或许是一位出色的律师，但是应该拯救的倒是您自己。因为我自己早已得救了。我已找到了拯救自己的道

路。所以您不用为我操心了。我说此话，也许象讽刺人。我既未求助于您，您却努力来搭救我，这件事本身证明您自己尚未得救。

好吧！我不说这些刻薄话了。先考虑一下，我该从哪儿写起。您当律师，每天接触许许多多犯人。但不论哪个犯人在他犯罪以前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到了进退两难的节骨眼上，除了犯罪，别无他途的时刻，他才作案。这一点您也许了解得很清楚。

因此，我之所以犯罪，我不想辩明是由于我出生成长的环境不好，或者指责这是社会的罪恶。我只想让您晓得，我也有我自己无法摆脱的根源。我从小没见过父亲，可我知道父亲是谁。他是一位卓越的学者。以后成为学士院院士。曾经在天皇陛下跟前作过讲演。父亲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名誉，他埋葬了他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。我是作为一个私生子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。

卓越的学者难道是这种样子的人吗？母亲年轻轻的扶养着我这个私生子，忍受着来自社会的一切压力。而父亲却从未受到过社会上的任何责难。他从来不觉得自己脸上无光。而我的母亲却因此一生过着独身生活。仅仅因为在青春期的一时的过失，却成为母亲终生难以摆脱的桎梏，一生受苦受难。而父亲虽然犯下了同样的过失，却丝毫未受影响。

水泽先生……您不知道我这出生的秘密吧！您即使知道，您也不以为然。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我所肩负着的“命运”的第一步。此刻我犯了罪，受到审判，就不得不回溯到我的出生。我的父亲为所欲为地发泄了情欲，抛弃了我的母亲而去。我对父亲的愤慨，就象一块肉瘤似的硬梆梆地堵在我的心头。

我在犯罪的时候心里还在想：那个男人不仅是我的敌人，同时也是我母亲的仇家。我对父亲的愤懑，变成双重的激愤，它促使我采取了激烈的行动。法院是衙门，那些法官都教条得要命。

他们只会根据六法全书的刑法第几条的规定进行审判。他们肯定会说，二十八年一个学者和一个姑娘亲近，使她怀了孕。这件事和我现在犯罪没有任何关系。

然而事实上却是：假如没有我父亲的不法行为，我母亲肯定要生活得更幸福，我也会成长为一个纯真的姑娘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的日子。而此刻，我在受刑罚，而父亲仍是赫赫有名的学术界的元老。一切罪名都加在女人身上，男人们得到了宽恕。我站在被告席上，而我的对手——那个男人却站在证人席上。另外还有一位水泽省三先生堂堂正正地坐在辩护人席上。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罪犯？法院是不是把这一根本问题弄颠倒了！

母亲年轻时，在某大学图书馆里工作，从早到晚都和年轻的学生们打交道，把他们所需要的书从书库里找出来借给他们，工作非常繁忙。学生们在学习时，个个眼神里都闪出非常认真的光辉。生活在他们中间，母亲觉得这种工作很有意义。父亲是这所大学的一位副教授，他经常进图书馆内的研究室埋头在几百册书中间。他那聚精会神用功读书的姿影，当然会引起母亲的注意。父亲和那些表面上卖弄自己小聪明，实际上不够成熟的、精神上失去平衡的年轻的学生截然不同。那时他已组织了小家庭，三十多岁，作为一个男子来说，他已十分成熟，当然比那些学生出众得多。

那时，父亲好象是为了写博士论文每天都钻在图书馆里，母亲才有机会跟父亲接近。母亲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个愿望，暗暗地祝愿这位年轻的副教授写出出色的论文，早日获得博士学位。晚上九时，图书馆关门，这时副教授才停止学习，合上书，抬起沉重的脑袋，踏着夜晚的市街回家去。而母亲也正好干完一天的工作，从后门出去。在归途中两人很自然地走在一起了。这样的相遇不止一次地重复着，母亲即使知道父亲已经有了妻子，而作

为一个年轻的姑娘，她很自然地倾心于一个她所喜爱的男子，这难道可以责怪她吗？

两人极为谨慎小心的交往持续了约一年。尽管是十分小心，可是在人多眼杂的图书馆里，不多时就被人们说三道四。父亲的前辈——大学校长为了不让人们再说闲话，为父亲的安全和前程着想，在父亲向大学提出博士论文后，立即提升父亲为教授，并调他到京都大学去了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校长的处置，在社会上无疑被认为是明智的，体谅人的巧妙的安排。可是这一贤明的措施只有对副教授——我的父亲有好处，对我的母亲来说，丝毫说不上体谅，简直是再冷酷无情不过了。父亲调动工作后第三个月，母亲被图书馆解雇了。那时，我的母亲的肚子里正怀着孩子。

父亲接到调令后，非常感谢校长的安排，“光荣地”调到京都大学工作。家属也一起去了。母亲是一位胆小怕事，老老实实，毋宁说是正派的女人。她不懂得向父亲要一笔赡养费，好象是多少给了一点钱就拉倒了，人们都站在父亲的一边，维护他的名誉，顾全他的面子。谁也不同情母亲，不替母亲说话。

就这样，在见不得人的地方，我作为一个被遗弃的女人的私生子出生了。扶养我长大的母亲，接受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教训后，终生独身。母亲的人生哲学是：男人是不可相信的，是靠不住的。母亲把我当作唯一的依靠，看到我成长，是她一生最大的喜悦。当我进入了青春期，母亲开始为我担惊受怕了。母亲一方面希望我能找到一个良好的配偶，一方面心里又惴惴不安，唯恐我受男人的欺骗。

可是我对母亲的恐惧心理，毋宁说是轻蔑的。惴惴不安地害怕上当，那是因为女人缺乏主意，缺乏自信心，从心底里就有一种依靠男人的偷懒的思想。我要自己劳动，在经济上独立。女人

被男人欺骗的那种悲剧已经过去了。那是上一个时代的事。因此我一定要生活在男人中间，所以我什么事情都敢干。看着母亲这也担心，那也害怕的样子，我觉得真可笑。我和男朋友一起到海滨游泳，到外地野营，到山上滑雪，不论去哪儿，从来也没有出过差错。

我知道，有一种男人脾性很怪，见了软弱的女子，见了看到男人就害怕的女子，不知怎的他感到仿佛女人对他有好感，就象猫见了老鼠一样，老鼠趁隙要逃跑，猫就扑过去抓住它；当老鼠老老实实地呆着的时候，猫又打着呵欠，百无聊赖。有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脾性，具有这种兽性的本能。

我对母亲软弱的性格极为反感。我要向母亲的不幸挑战。我抱着这样的心情才积极地同男朋友们交往。我什么也不怕。结果男人们对我一点也不感兴趣，都去接近那些软弱的，缺乏自信的女人，跟他们订婚、同居，或者两人偷偷地来往。

这件事竟然使我失去了自信，使我陷入了绝望，难道我是这么一个没有魅力的姑娘？于是我干脆故意做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。长得不比我漂亮，也没有我那么聪明、非常缺乏魅力的姑娘们一个一个都有了男朋友，找到了归宿。见到这种情景，我实在有说不出的悲哀。我甚至乖僻地想：人们也许知道我没有父亲，故意避开我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男人们总是选择容易弄到手的女人。对于轻而易举可以抓到的猎获物，他们都急于去抓住它。女人们做出软弱的姿态，表现出害怕男人的表情，这本身就是让男人接近自己的一种方法。而女人并不是不晓得男人有这样的本能。

我竟然这么愚蠢，仿佛忘掉了女人的这种本能，在男朋友面前做不出那种软弱的姿态。或者是母亲老是把“男人们危险”当

作口头禅，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所以我对男人特别警惕，唯恐自己吃亏。我在山上借宿的时候，故意和男朋友们睡在一起，也曾经在男朋友的公寓里，两个人单独睡过一宿，可是，小伙子们仿佛觉得我是个危险的人物，竟然不敢碰我一指头。

我以此为骄傲，但同时又感到无可名状的绝望。我仍然希望有人接近我，希望有一种无可抵抗的力量来征服我。我的心中潜藏着这样的愿望，于是我打算冒一冒险。

水泽先生……您不了解我潜藏在心中的那种感情吧。您漫不经心地接近了我。您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，您也许没有女朋友。最初您不是作为我的情人，而是作为许许多多普通的男朋友之中的一个接近了我。

“河合君……”您象对待男朋友那样称呼我。“……我跟您第一次见面，就发现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。您从来不好哭。您感情丰富，又通情达理。这一点真使我佩服。要是有您这样的女朋友真感到高兴。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议论，无论说什么，事后也不会留下什么疙瘩，多好！”

“可是我这个人没有魅力啊！”我说。实际上，不瞒您说，我这句话是一个试探，我想听到您的回答，以便知道您对我真正的评价。然而我又害怕听到你的回答。

“魅力？……什么样的魅力？……魅力有各种各样的。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卖弄风骚，有那种赤裸裸的下流的魅力；也有高尚的女性从灵魂深处闪烁着光辉的魅力。您怎么会介意有魅力或是没有魅力呢？这不符合您的性格。您当然有您的魅力，您不是象坂本君和下村君那样的平凡的女性，您更带有近代女性的那种气质。”

这已经是六七年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您说的话，我至今犹未

能忘。那是在银座看过电影以后在六丁目转角的咖啡店里，您大发议论，回来的路上我们又在数寄屋桥旁晦暗的小胡同里说了许多话。

您说了那些话，究竟有什么意图？如果那是您有计划地诱惑我，那么您做得太漂亮了。我的头脑好象被捶了一下，胳肢窝里直冒汗。女人是多么单纯啊！

就凭您这几句话，便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。我下决心就在那时，几乎是突然下的决心。我想我的结婚对象只有您才相配。

此刻，我说这些话，也许您会大吃一惊。因为您并不见得有什么打算才说那番话的。假如说，您漫不经心地支配了我的命运，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借口。我并不想要您负任何责任，或者要求什么赔偿。我对这些东西已经失去兴趣。我只是把隐藏在心中的秘密说出来罢了。

那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我仿佛已完全失去了自信，而您无意中却给了我自信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我竟然有魅力，而且和坂本、下村那种女人气的平凡的魅力不同，是一种近代的、更加有个性的魅力。而这种魅力竟然为您所承认。您的这番话好象突然在我身上开了一朵大红花，叫人高兴。

这种出自内心的喜悦即使是一霎那间也好，它却给了我青春的活力。我不得不感谢您。这决不是讽刺。因为当时您确实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。您不会耍花招，您的话出于您真正的纯洁的心情。

打那以后，倘若不发生那件意想不到的事件，也许咱俩就结婚了。我们一直过着幸福的日子。现在与其说您坏，还不如说命不好。所以我不生您的气。因为生气，并不能代替过去的事。

您那时留在大学的研究室里，攻读法律，准备参加高等文官

考试。咱俩一块儿散步，一块儿喝茶，您把那些法律的事儿说给我听，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愉快。说实话，我并没有在听您谈论那些法律上的问题，我只是一个劲儿观察您热中于学习的劲头，看着您头脑装满了高深的法律理论。您那种男子汉的充满自信的姿影，使我瞅着瞅着不由地出了神。

一直到最后，我们依然没有提起结婚的事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俩来往竟长达一年半的时间。为什么不提这个问题呢？放了暑假，您去蓼科高原避暑，我独个儿心情激动地坐着长途火车，路上要穿过四五十个隧道，悄悄地去看望您。动身以前，我没有听从母亲的忠告，也忘掉了对男性的警惕，象瞎子一样，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您。不这么做，我简直支持不住了。我的心已进入了成熟期。我主动地去找您。我装着被追求的样子，实际上是我创造和您在一起的机会。

我主动地接近您……我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好。大凡女人总会碰到这样两种情况：一种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，贞操遭到蹂躏，另一种出于自己的意志，去接近对方，两者必居其一。如果因为女人愿意接近男人而去追究她的责任，那是错误的。与其说是错误的，还不如说是卑鄙的。我不能相信，那时您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而让我去接近您。

从另一方面来考虑，您这个人是不够狡猾的。深夜里我们在街上携手漫步，在明治神宫的森村里陶醉于短暂的拥抱。您是那么起劲地培养我们之间的感情；刺激我，使得我的身体象发了酵那样不能自制，然而您就到此为止，不再往前发展一步。这难道不是您的狡猾，您的卑鄙吗？或者是您的慎重或认真？

您怎么辩解都可以说得过去，而从我看，您这个人的行为是多么残酷呵！结果我终于写了信给您，表示我要去蓼科高原看望您。您只回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这里的牛奶好喝；您



来吧！”您拿牛奶打支应，实际上您已下决心追求我。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我想去看望您，是我主动地找您。您也希望和我在一起。彼此彼此。这不是很自然的吗？要求结合两个人，不管是拿牛奶作幌子也罢，拿山上的红叶打支应也罢，总之是在寻找最好的机会，相互之间都没有责任，都是自愿的。

我们的“结婚仪式”是在那家凉爽的山上旅店中举行的，没有人为我们献祝词，也听不到歌声，可是咱们俩心底里却充满着喜悦。我深信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会持续终生的。我真想对不幸的母亲说，不相信人，那是错误的，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爱情，更是不对的；爱情就是一切。……母亲的爱情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幸。而我呢？我们是从幸福出发，沿着幸福的道路前进。

然而，在那最初的三天里，您竟然没有提到我们结婚的事，连一句也没提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要是想说的话，有的是机会，应该是有话说的。可是我们却悄悄地埋在心里。关于将来的事，您什么也不说，也没有许下承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
这很自然地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。分别以后，在归途的火车上，我很烦恼。

这时我想起了母亲的忠告，心里不由地感到惴惴不安。但我想您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会正式提出结婚的，因为您毕竟是一个慎重和认真的人。不会轻率地表态，一定等到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，您才向我表示您的决心，所以我独个儿抱着希望，暗暗自喜。

当然我也考虑过是否由我向您提出来，可是我没有这样做，我竭力克制着自己。由女方提出结婚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！虽说我这个人格外好强，但结婚这样的事情，我还是希望男方先提出来，由我答应为好。

此外，我还想试一试您的心。这也许是我的狡黠。这不仅